

經典篇 Sutra Field 泉心經壇 ⑩

陳政賢 主筆 忠恕學院 整編

(接上期)

【心法記要】

一、為法忘軀 真心求道

五祖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應如在乎？」卻不待六祖回答，就又問道「米熟也未？」可見這是五祖看到惠能祖師的修行，有感而發的讚嘆；也是感嘆寺中的修行人，怎麼都體會不到這層意義呢？

一個修行人，為了印證、為了開悟、為了體證，經常都是將心思放在心性上，而忘了色身肉體所受的苦與磨難。孟子云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苦難中的修行更能讓人增加對道的深刻體認。所謂「苦實樂虛」，苦難的感覺永遠存在，而歡樂卻常是一下子就過去了，很難會深深印在內心深處。

苦修容易激發堅忍的意志，以下是幾個精進的例證：

1. 釋迦牟尼佛

釋迦牟尼佛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例子，佛陀在累世的修行過程中，不惜身命、勇猛精進、樂修苦行，出離自己所擁有的一切，捨棄名利權位、榮華富貴、甚至肉體生命，最後終於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但是苦修卻令大多數的人望之卻步，故修行者如牛毛、成道者如牛角，實有天淵之別。

2. 二祖慧可「去左旁，求安心」

《達摩寶傳》：

神光懇求了一日，始見老祖言曰：「我今開言問神光，王舍城中好道場，三藏經書憑口談，如何趕我到西方？」

神光曰：「神光跪地不抬頭，淚濕衣襟自己憂，望師莫記前言語，別了真人無處求。」

神光跪懇哀求，已經一日一夜，積雪過腰。老祖憫之曰：「心清靜不得清靜，意安閒不得安閒，痴心難超三界，妄意必墜深淵。」

神光曰：「弟子並不敢癡心妄想成佛作祖，以為高大，實為自己性命難了，苦海難脫，閻君難免，地獄難躲，雖事前來攪擾，出於無可奈何，望師慈悲指示，弟子勤把頭磕。」

老祖曰：「欲求正道須去左旁，要待紅雪齊腰，方可傳授。」神光誤聽，遂取出戒刀，斷下左膀，雪染周身遍紅。老祖一見，大動慈悲，即將袍裙撕下一塊，搭於神光左旁，血止痛癒。嘆道：「想東土眾生，既有此番心念，可受真傳。」

神光曰：「想父母生養大恩，殺身難報，蒙天地覆載，日月照臨，皇王水土、師尊教誨……種種深恩，無由報答，若不誠求至道，了脫生死，答報五恩，豈不虛生一世？而落六道四生，怎能重遇奇緣？因即叩請神天鑒察，弟子求道，倘有二意，欺師滅祖，永墮地獄，不得超生！」

老祖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要修端正道，須去左旁門。如何去左旁？險些誤殘生，要紅雪齊腰，無非考心誠。爾這紅袈裟留警後世人。」祖師以偈曰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見其智慧可矣！取名曰：「慧可」。遂以如來正法眼藏說偈授慧可云：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說已端坐。

3、雪山童子

佛經上提到雪山童子求法忘軀的故事——雪山童子聽到上半首偈：「諸行無常、是生滅法」，為了得聞下半句偈語，不惜犧牲生命、跳下山崖，才終於得到「生滅滅已、寂滅為樂」的下半首見性偈語。道場上，很多道親，以生命來行道，都是「為法忘軀」的例證。

今日白陽祖師彌勒佛，修行過程不修禪定、不斷煩惱、自在逍遙、樂在修行，也是為了契合今時的眾生根器。要想逍遙自在，絕不能沉溺於塵世間的浮華歡愉、酒池肉林。修行人淡薄心性、平淡名利、粗食布衣；只重心性成長，不在意環境與飲食，只要健康自然就好。

二、師徒相契 以心印心

五祖又問道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惠能對曰：「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」此段對話從文字上看，似有點雞同鴨講；煮熟的米怎麼篩呢？難道這裡的「熟」，是指米舂熟了、舂白了嗎？

然而，這段對話中充滿了禪機與弦外之音，此句是試探惠能的領悟與默契，也只有他們師徒兩人才聽得懂。五祖是問他：「見性了沒有，徹悟了真理沒有？」惠能答說：「早就見性，覺了，悟了，只欠和尚為作印證而已。」

「祖以禪杖擊碓三下而去，惠能即會祖意。」這就是祖師師徒之間的「心心相印」。從五祖要惠能到槽廠去的「相知相惜」到這裡的「以心印心」，一再顯示當中的契機與禪機盡在不言中。一般人可曾體會到五祖暗示：三更到禪房相見的心意呢？這是不是顯示已經可以「他心通」了呢？

三、登堂與入室的差異

神秀做偈後，「祖三更喚秀入堂」；而惠能即會祖意「三鼓入室」。雖然都在三更時分，但地點卻大不同。我們常說修行要「登堂入室」，不但要一窺堂奧，還要進入密室，求得見性法要，才不枉費走此一遭。

神秀盡得五祖修行的妙法，可惜未悟自性，所以五祖說：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」因此我們今日的修行，千萬不可只重表相，只行外功——操辦道務、參班、成全度眾……。在此同時，內聖上的心性涵養必須與時俱進，不可偏廢。如果我們患了這個毛病，就好像神秀一樣，雖然得道，但沒有福慧雙修、內聖外王並進，是無法成就的。

（續下期）